共七

雜著

臨齋集

卷五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記行

丁巳三月廿五日發鷺湖行

廿八日踰烏嶺至高士里店聞潄玉亭奇勝者雅矣今行欲一觀焉迤南而下沿溪至數弓地果有巨巖白石盤峙平鋪水道其間凹而爲淵懸而爲瀑斯已奇矣而又有數仭懸崖水瀉其端下底穹邃如屋簷様回身轉八恍惚若掛玉塋下珠箔而灑灑有噴濤細沾衣水落處石壁圍繞如屛環泓渟匯潭眞奇絶

境也

四月一日自獺川舟渡由右路彈琴臺下至樓巖巖在江滸高四五丈亦不可歇后放過處也遂放杖據坐評湖山之勝

三日至廣州九壽洞拜先生墓徊徨久之彌不堪感舊之悵行數里拜鰲谷洪公墓宿南漢城長慶寺

四日携一老衲歷翫軍物所藏府庫之富器械之壯盈駭所矚而城中各寺在在皆然云自國淸寺登西將臺三角鼎峙五江襟帶平延野綠遠接天碧其高縹曠邈之狀屢見而見益壯回憶三百年往事自不

覺憮然太息過松坡觀所謂三田汗碑傾趺圮礎任
自荒沒可也彙甍盡棟重葺輝煌抑何意歟一回首
而不忍再目

六日往華藏寺同門諸賢會以先師遺集校刪事約
會矣三溪肅齋趙公慶州韓處士運聖益山蘇處士
輝冕成川尹進士錫僖光州朴處士頤休龍岡金正
洙清州李鎭玉靈巖李休然藍浦趙鎭鶴八九負會

十八日任全齋文細雨蕭颯中騎牛而至行色極清
眞苦行之餘相見甚歡

十九日始檢遺稿存刪之役趙公曰垂後文字以精

約爲主先師遺集之富且多不翅充棟汗牛當百存一二用極其精可也此吾輩責耳以是於書牘記序墓道諸文及經禮之説多有可存而入刪者
廿六日是夜講近思錄至程伯子生之謂性章或以性卽氣之性字看作本然韓立軒亦主張是而諸人皆靡然從之余曰文理恐不然上下著生之謂三字則自是氣質之性而做本然不得趙公亦曰吾亦從前看如是若本然字不曾意會諸人終不釋然兩相不下全齋任丈默而聽之而已不可否矣余笑曰不須血戰姑且各行所知以竢吾后日眼力稍進可也

廿七日晝則校閱遺集夜則講難經禮此事真吾生不易得底好事而回首蘆漪亦多感故之懷

廿八日余以離庭之私辭以明日還家諸賢皆力挽與期敦斯文大事有不可捨而獨歸然以獨身奉老遠外曠久實情私所難強牢定還期則諸丈亦不奈何而於余心自不勝悒悒日晩陪趙公及諸賢共登菴後高處縱觀江山之勝京洛之壯歸入菴中論講太極圖說

廿九日將還趙公有手書往哲名論而勉之又大書臨齋梅南四額字以贈蓋就先師之遺意也至鷺江

操文祭鰲谷公几筵

五月一日與全禮仲錫鳳金永薰金容斗啓程渡銅雀津

四日至伏龜亭道邊草屋松籬短踈有琴聲泠泠與禮仲就門外請主人一聽主亦欣然諾之彈出數闋絃韻清亮琴乃所謂洋琴其先洪俊始解此琴東方之解彈蓋肇於俊云抵淸州邑留宿城雄民富東望五里許有上黨山城

五日方向懷德石南而適因過行人聞守宗齋宋公達洙作慶州之行時慶州府尹卽宋公季氏近洙也

爲觀東海行也云仍向華陽洞去東取一條路十許里踰王巖峴峴上有小菴暫憩至昇風亭午饒過沙暖塲三十里而宿青川自是山益高路益轉而萬木森欝聳直干雲霄碎聒盈耳但溪響禽語而已

六日訪宋進士秉先而宋參議丈宗洙方在其胤任所鎭川矣拜尤菴先生墓低回騁眺其山水宏壯奇麗不可盡狀而於以見天高海濶氣象矣感吟一律詩歸與宋進士打話移晷方欲向華陽洞進士下牌於三所庫子俾先舉行其欵曲可幸行二十里得一小店午饒行數帿地路右絕壁上篆刻擎天壁三大

字此是華陽九曲之一而壁立千仞於是乎見矣士
君子生此季葉當認取此氣象然後成就得十分道
理不爾則怵迫倒墜至無狀小人而後已擎天之義
取諸斯乎自壁下攀蘿緣壁而行幾許步巖面大刻
華陽洞門洞府甚穹敞雨作避沾巖下因越溪取路
而入數十部落挾路而居皆院屬過數壘漸見茅棟
瓦屋隱約林間可想其眞源之不遠路左壁面刻雲
影潭此第二曲也涉溪登進德門樓有一下隸來謁
告下處投入蕭灑可意守番下隸皆來謁少憩進往
先生讀書舊室書帙庋峙四邊而有一案一枕一杖

璇璣衡等物甚樸素古奇展春秋一高聲朗讀自開來門入承三門瞻拜尤翁廟出坐一治堂左有居仁齋右有由義齋自星拱門趨入萬東廟奉審 二皇帝設虛位赫赫在上如日照臨有不堪於戲之思風泉之感門凡九重而星拱門外有廟庭碑李陶菴撰而俞知守齋叅也出而迤西登昭陽齋洌泉齋仍下而臨溪溪畔巨石刻泣弓巖先生每 孝廟諱辰痛哭於此故得是名此爲曲之第三立短石刻先生詩此日知何日孫衷上帝臨侵晨痛哭後抱膝更長吟一絶遂菴筆而又小識於後拱手徘徊不能卽去而

時斜風吹雨仍歸寓下處吟一絶詩
七日齋任卞翊來來與相見書尋院録臨行院肆輩
前導過溪而北半面溪山一層奇絶而列刻左右足
可攀翫有華陽水石大明乾坤有蒼梧雲巒武夷山
空有忠孝節義等字而其下即金沙潭亂石堆磧昔
之泓瀦今爲淺潭此曲居第四於九也登巖捿齋巖
層壁絶樹木蓊翳依然叢翠間一畫圖也板上揭先
生詩溪邊石崖闢作亭於其間靜坐尋經訓分寸欲
躋攀一絶又有遂菴記板而齋額亦遂菴筆也入煥
章菴登雲漢閣見龕龍上簇子有非禮勿動四字 崇

禎御書而我　英廟命摸刻者也有小識于下方時
崇禎九十九年丙子也又龕龍壁下有八片石書刻忠
無邪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玉蘊山含輝珠藏澤自媚
四十一字而李參判選摸出　皇筆于江都國藏先
生刻之片石而藏之者也謂八片有八音叩之則果
宮商異響鏗鏘醒耳可異焉八寺之上房有老衲灑
掃爲席開壁龕龍擎進紅袱一几中有　萬曆御書二
匣　崇禎御書一匣彤筆一枝　崇禎十年丁丑大
統曆一冊而曆尾遂菴丈巖諸先生有小識矣又闢

右合龍奉一几中有　皇明搢紳錄尊周錄崖刻眞本崇禎日月尊周別集文巖遂菴筆蹟甲申造話煥章菴詩大明稻詩紹慶書詩　萬東廟刱建時文蹟合十一件一一擎翫而二　皇帝宸翰彌舊維新寶墨璀璨雲漢昭回盥手摩挲有不勝嗚咽者矣少休寺樓院隷輩皆告退但指路僧杖錫而前出寺門東數武有凌雲臺越溪南邊有瞻星臺皆篆刻是爲五六曲而又有彩雲菴云行促未能往尋遮東石壁磨崖而刻非禮不動四字老峯閔文忠公鼎重嘗赴燕得毅宗皇帝手筆以歸先生以　顯廟甲寅摸刻者也

又有玉藻氷壺四字 神宗皇帝筆而其下刻 大
明天地崇禎日月尤翁筆而皆藏在煥章菴者也行
數百步有巨石四五丈偃側溪邊石面長亘一條畫
微凹皺劈如龍身蜿蜒乃所謂卧龍巖雖因泉取名
而卧龍之義抑亦有在矣夫行數十武溪之南有鶴
巢臺巖石峭峙高可百許丈頂有老松數株蟠屈騰
倒擁腫不材古有青鶴來巢養雛云足供奇賞與龍
巖刻字皆篆而亦爲七八曲也行一里許穹林邃壑
去益幽絶而磊落之石觸激之流色相眩幻使人應
接不暇忽見洞天昭曠心目怳朗渾一溪面白石盤

陀水道交絡隨所彎向如巴串字巴串之名得著題而刻以篆是爲華陽洞之第九曲九曲之稱未知昉於何時而其第次寒水權先生所定每曲篆刻丹巖閔文忠公筆也仍解衣據石而坐掬流濯清手弄漣漪有淙淙之音鏘鳴珮環如細如絶尔遠乍邇可聞而不可尋攝衣而起從流上下見石底穴罅洞澈周遍水行其間呑吐澎湃相顧叫奇亦一瓌觀也滿石題名皆搢紳章甫而誰其不勝記縱望東南岡巒皆全石混成石廩如劒戟如湫靈清肅之氣鬱積葱蒨難以名狀去路漸險仄緣崖壁入雲霞中若耽於顧

聏則一瞬便十顚九倒行數里至塔村前三數茅茨疑仙人之居見童男女作隊而秧健夫叱牛而耕眞農巖所云差可人意者也路過層壁下隱隱有注瀑聲問諸山人曰鳴巖而天欲雨則鳴尤壯云巨壁對峙溪聲泛泊響相答也此非所謂山鳴谷應者耶禮仲背負青袱手張短笻翩翩起舞間唱詩歌有足聽觀相與捧腹而噱過此以行則華陽九曲已頗畧盡矣武夷之山吾不觀已若論以海東勝區復有如華陽洞者乎夫物之爲美亦遭遇而若使華陽而不遇尤翁碧峀蒼崖奔流疊石多少形勝只埋沒於混沌

希夷之域誰知美者亦知其眞可美者豈徒以泓崢之勝爲哉盖　皇明報祀之爲尊攘大義理而求有辭於天下萬世也嗚乎是豈易與俗人道哉行至松面店午餐迤南而行山漸下天欲低其地幽而窈其土沃而肥可以居可以耕而往往墟落相望中有李東臯俊慶後孫云踰梘至壯巖卽所謂牛腹洞而山雄地僻絶非人間世其西乃俗離山也就五族兄漢奎自山隔移其季氏家於此已有年所因投入安歇自華陽距此爲五十里

八日早食登程踰葛嶺東雲樹蘚蘿蒙絡纏綴被尋

微逕魚貫而行若行步有緩速而不相呼喚則咫尺
已相失過清溪寺清流關關中有倉焉過松内得小
店午供至商山邑始見埜色少寬闊宿東門外

十日還家親候安寧慶幸

十二日爲拜守宗齋宋公午後發東都行

十三日過鎗峴至元谷逢具友景伯祥春問其行自
金尺來相把甚喜景伯爲余道見宋公事甚詳余笑
曰兄平生自處盡向今日壞了其狂態按住得奈何
余恨不及見其厭然掩而著狀景伯拍笑曰兄許知
我也其不知我甚矣秉彝同天吾豈好懿不若人哉

但眼看世間人做産不得做科不得者自知無所成名則便依附儒賢之門假名窃實徒見其拘滞没狀這箇人亦吾輩人羞恥事吾故任吾往隨所而往今日見賢也亦往往或自眞夫何傷乎余聞來其言亦多警處相與大噱分袂歷金尺至陽谷寓韓李鷹公翰書塾得聞石村宋公作盤龜通度之行

十四日宿仁山書院院長徐芝之後來與打話

十五日聞宋公昨暮還入邑持剌而謁宋公長身美鬚威觀莊重望之已知爲有道者氣象公先問行役之勞爲謝遠訪之意余告以自京下來時失拜之恨

及自青川華陽而歸之事宋公答以歷達府也聞聲
華而有未覿之恨登達城訪尊家舊基入公山聞尊
先塋之在中心而升高望之所事略同至乎相見在
今日辭誨懇款開心似舊矣
十六日宋公往訪陽谷韓季膺氏余亦隨往話次語
及深衣制宋公於續衽鉤邊之說謂有未可知者於
方領以無用布之文謂可商量處於曲裾謂別有此
裁蓋多有所論而客中緣撓恨未及詳
十九日從宋公將向玉山書院而陽谷韓丈亦隨行
鄉儒五六送至北亭行五十里過安康而午火暮抵

玉山溪亭溪亭在獨樂堂後皆晦齋李文元先生舊
墅而遺子潛溪其後孫于今守來者也亭下有盤石
刻洗心臺又洞中有多少題刻皆退陶手墨也書院
在其南呼喚地宋公留溪亭余與諸人宿獨樂堂昔
癸酉先師梅山先生亦嘗止宿於是堂矣
廾日與宋公次晦齋先生板上韻登藏書閣奉翫
仁宗御札又閱退溪尤菴諸先生手墨入書院瞻謁
後見竒高峯所撰晦齋神道碑在廟傍問其故本孫
答謂在墓側易爲風雨樵牧所毀損故竪於此耳宋
公曰神道碑者在墓道之謂豈空在書院之側耶因

行至下龍湫出洞口韓李廌氏別去暮抵永川登朝陽閣少憩後入下處鋪陳支供皆自官設也時隨行者丈席仲胤士贊秉瓚門人吳文彪萬原順興李宅淳數人少頃主倅李禹鉉入謁宋公侵昏東京尹率內行抵到方遞歸行也

廿一日余以官行伴道之難便辭而先行還家日晚宋公枉弊廬因留宿方伯申公錫愚遣禮裨趙在豊傳喝而夕供自營設也是夕燭明人靜陪話從容余問伊江書院即傍祖樂齋先生妥靈所也傍祖嘗奉孔聖及洛閩諸賢影幀朔望瞻拜影本尚在院中今

壁龕奉安合空否宋公曰此事恐便好若張皇以別
廟則有向後多般苟且余問萬東廟左右隔壁各一
間正中爲三間而設兩虛位也空右一間何也宋公
曰 神宗主壁爲中堂奉安 毅宗在次位則自爾
空右間
廿二日早朝方伯持刺見宋公執禮克恭甚得體也
少頃辭去朝後自巡營以紙束酒脯諸種具單送呈
宋公解酒脯餘余供親多感宋公啓駕余亦隨行至
仙查下下馬坐陰縱觀魚鳥翔泳入伊院午食晡抵
河濱仙鶴洞此尹處士夏善所居也築小塘爲臺於

中搆亭其上號六吾塘有一小舠數本蓮幽靜可賞
因留宿
廿三日朝後余欲拜別宋公強挽同入伽倻不獲已
請主人具資斧同發行至星州邑早熱熬人雨汗褺
褺已而山日欲頹淸爽灑面宋公及諸生或下馬步
躡或藉草坐陰此乃伽倻之東北峽而地僻人稀依
然若遯世者居焉夕宿于檜淵書院余問尤菴先生
獨拜寒岡事宋公曰 顯宗癸卯先祖自靈山季氏
任所歸路入是院蓋爲拜寒岡也故其時門人趙根
隨行書以展拜寒岡鄭先生云而此非先祖語也

廿四日瞻廟見神道碑亦在院側蓋引玉山例也發向紅流洞望見南下羣山星羅碁置而伽倻之山挺特巀嶭巖然中處如大丈夫之卓犖傑魁獨立萬物之表者也遍山松栢枏子垂垂遶林巨樾繞蔓轇轕時有虛籟自動翠烟如浮亦一勝觀抵籠山亭一洞之峭壁劖崖石之盤戾流之奔崩亦足擅勝而濕動雷轟山谷響應咫尺相間不分人語坐久忘言嗒然會心而已滿石題名皆行旅遊子道人達官競相題刻刻上添刻更無一字畫插劍處雖各欲其名不泐亦何必哉解驪背酒沃喉使店人炊飯來亭上同筐

異器臨席排分菩蔓菜瓦沙鉢正好喫嚼宋公笑曰
吾輩荀蔬之腸在在飽得如是蔡西山絶頂啗齊尤
覺其眞趣也余曰崔文昌率妻子入此山其事亦奇
若神仙之稱恐涉不經至或謂孤雲至今不死有誰
見之者但其烟霞古洞題品猶存此其名不死耳宋
公曰吾輩今日亦去神仙不遠仍與諸生次孤雲詩
日晩海印寺僧以肩輿來待暮抵寺寺新羅哀莊王
三年所創建殿閣甚宏傑
廿五日往觀藏經閣閣爲四十五間高麗文宗爲刊
八萬大藏經于巨濟島藏板于此云宋公以有 宣

敎未可淹遲將速治發遂拜辭獨東馳六十里至延
鳳仲姊氏家留宿
廿六日還家
戊午十二月九日以達城君櫓南先祖墓壇碑記請
文事作藍浦行
十三日至溪川店宿是日始得聞守宗齋宋公以是
月一日奄逝斯文益孤驚悼不可言
十五日至石南哭宋公几筵與宋叅判丈近洙鎭川
鄭雅海弼相晤及晩發行至儒城宿
十八日乗昏抵三溪八謁肅齋趙公欣倒叙晤情愛

可感因呈所持去明史翼箋六冊蓋曾有印送之托是夕陪話語及冠禮趙公曰近有所謂單加儀者此不可用任鹿門斥之甚嚴其答宋星州靜溪時淵書單加此乃區區平生所憎厭蓋既有古禮簡省無不可行者今於古禮之外創出所謂單加非古非今不冷不熱秖足以滚中世俗苟且好徑之心正所謂非禮之禮手分世界中現化出來者云云趙公又曰先師每整襟危坐有泰山巖巖氣像故襟溪李文當曰當世第一人物曰百年間氣曰爛用天理老洲先生亦曰有大心衆生底意思

十九日謁墓壇碑記屢辭始許
廿二日趙公手書碑文以賜奉受看一遍起而拜仍
申感謝之忱
廿三日將發向鷺湖而趙公手書古人名訓以贈之
又勉以鄒夫子三樂育英之說曰成就後生是亦吾
輩責遯伏草莽讀書譚道扶持將墜之緒爲可樂事
今世不可少吾輩人又曰吾輩世界自有箇別世界
余所持去就正錄一冊趙公披翫使之留置曰看來
其至訓名論皆平日所耳熟者宛如侍函丈之間因
泫然淚欲下日晩發程

廿六日抵牙山邑訪新陽任參奉明老氏依山草廬隱映松檜間圖書滿壁梅竹盈砌令人少塵想任丈因篤我登全齋全齋即先師所錫名而筆之者也任丈素有至孝而先公醉菊公墓在其上日必展省不以風雨寒暑或廢拜跪當膝處成臼其得全字號不其宜乎其下又有龍石亭亭前有二大石左卧龍巖右醉石有　毅宗皇帝御書非禮勿動四字又有諸葛孔明盡其意可知皆茅棟一間而相距纔數武也

廿七日抵水原城宿焉有漂海淸人三十餘人自沿路邑遞送而道路相先後得詳其形貌大抵衣冠異

製語言不通而面貌體樣之長短大小無少異焉惟薙髮帕頭即我國之僧類也其中亦頗有識字者欲與筆談暫停轎路傍覓紙書誰爲識字以回於彼衆衆中一少年笑而前余問爾們安在何辛苦到此彼答在江南上海縣漂風到此余問年幾何彼答年二十七余問貴國有難果否彼答有賊匪官軍討平金陵郡時湖中一士人適同坐彼問爾們云云余佯怒張目而視彼催謝因乙沫爾們即書兩位尊三字因呵呵而笑未及畢領率官員來到催行而去

三十日八泮是夜叅　聖廟焚香

己未正月一日客中換歲離闈之私尤難自喩午後
出鷺湖光州朴頤休君養甫遺以其先思菴集一帙
三日發程由鳥嶺道凡八日抵家
辛酉三月三十日余與蓮集族兄東坤氏慶山鄭昊
淳君伯韓致奎極瑞同發湖中行
四月四日抵梁山還路水漲路不通轉自山腰尋得
細逕艱辛涉險過梁山市場至錦山還路路入水中
亦數仞又攀緣絶崖如天懸上抖擻精神如夢中過
境舟渡羅漢坪津二十里至東谷四人同持刺謁祭
酒宋公來熙宋公豐顔皓鬚德性純然尋常言誨之

間亦覺有餘光薰龍衮矣是日蓮渠族兄以樂齋先生
集序文爲請
五日余問朱子云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旣
是一原則理同處氣亦似同氣異則乃異體而非一
原宋公曰朱子旣曰萬物一原理同氣異纔說万物
便有氣異底意歟理氣同異以形而上下觀之自分
曉又曰凡性理之說透過一重又有一重實難要乍
究極略綽强解者也况自謂究解得盡安保其盡是
所以不欲輕發諸口近來學者適患初不省孝悌忠
信之日用常行而便高談性命惟規規於問答可否

只是傳誦依倣仰人頰舌而止耳此藏漫漫不容無
戒于心宋公又曰讀書如茶飯茶飯恆喫雖不知爲
別奇底味自然潤膏腸胃扶植氣血生理自在其中
書亦恆讀似無見得而讀多自然食效矣
六日余以臨齋額書爲請告以先師命名之意宋公
欣然諾而揮染之又書黃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
八字以贈之日晩樂齋集序成
八日發程至恩津觀燭寺觀所謂彌勒佛三同石身
長五十五尺餘圍三十尺塗飾以黃金紫銀成於高
麗光宗九年庚午甚矣前朝之尚佛也行五里許到

論山野浦漵沚間漁船多往來盖以潮汐為乘便出入必休憇而觀潮過扶餘邑渡窺巖津江山依舊而伯氣收空千年往蹟蒼茫問無處矣

九日過鴻山踰暮虎峙至三溪入拜肅齋趙公日晚族兄與鄭韓二君持刺入謁

十日族兄以樂齋集序文為請

十一日趙公曰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云云尤菴曰所謂未發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工者而言非謂人人皆如此尤翁此訓恐不然朱子有厮役亦有未發之說

語及大祥服趙公曰縞者白色也而以詩素冠章黑

經自緯之說致諸說紛紜矣冠用白則巾亦白可矣至陶菴家皆用白布網吾外氏家宋櫟泉家亦然耳

十二日趙公曰退溪言行錄成請序於遂菴遂菴辭不許曰若許衡之仕元而并載錄中何用吾序刪此條可矣終不許先輩之嚴於文字酬應及華夷之辨如此趙公又曰吾自少濶於契活每不免漂麥之誚一生所事即蠹魚活計耳余曰來時拜錦谷宋公家間瑣瑣無不躬檢謂自少食貧不容不爾趙公曰近吳文元先生及梅山先生亦皆躬檢家務不遺細瑣耳又曰老洲先生眼彩動人梅山先生聲如洪鍾又

曰梅山先生其感發人處有鼓動萬物底氣像
十三日趙公曰吾嘗有過惟洪友憲文靡不言之吾
之寡過皆憲文之力也故吾嘗謂吾有百病兄有百
藥趙公於余及蓮渠族兄各贈以墨二丁曰墨者默
也默以養其功大矣無負相贈之意也
十四日趙公曰昔余進拜梅山先生於南山洞路過
宰相門欄甚熱話間偶然擧稱先生厲聲曰何足稱
孔孟當春秋戰國而以後世觀之此世猶爲孔孟世
界吾輩此寂寞何足爲恨墨池雪嶺不能無戒毋或
以一時富貴爲艷也仍誦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語其

時慚愧之心尙今不能忘趙公又曰老洲常言期會之間大隱李公鳳秀則齎若干餅僅備一日之飢僕從亦各齎囊資規模鑒堅而梅山則優備橐餱分喫之餘波及諸僕與他人兩公氣像此可想得云又曰梅山先生於並世諸賢多有相見老洲先生獨罕與遊從先生嘗曰若有儒賢出則一世奔競有眩鬻之嫌故吾平生不見一賢晩來有悔先生又嘗曰古人云看好山識好人讀好書書者是吾蓋棺前可讀山水雖筋力不給猶可肩輿而往在於好人不與相待時不可失先生此言甚好

十六日余自魯城入雞岳投宿於一旅店是日觀龍湫及我　太祖定基始役處有大石廾箇中石六十餘箇皆有磨琢痕

十七日自東門峙歷鎭岑邑至石南訪宋雅秉琦昆弟同出蘇堤觀尤翁舊宅又得假羅伊菜蓴食

二十日還家

排憂說 庚戌五月望

烏有客方夜讀史倦憑几假寐有一老叟傾頎癯燹華髮星星岸巾杖藜就與之揖曰觀子之容軒軒其氣也施施其神也近緣甚麼關心忳忳焉頻頻焉如

有隱憂何也客素多憂者聞言而謝曰果有是夫將何以處得其術叟仰天三歎以杖畫地曰人生百年憂樂素定子不知夫此乎得二五之精且秀者人也而五性具焉七情感焉七情之中憂懼屬焉是憂也人所不免於有生之初子雖拔彙超倫遺宇宙而獨立子焉能免此憂哉然憂而不一其道有憂天下之憂者有憂終身之憂者有役役世故憂一身之憂如吾子之憂憂者視其憂淺深果何如哉夫可憂而憂憂之亦可矣乃若耳目之所接情意之所感一有私焉而爲其所役得則喜失則憂之憂也豈得宜云乎哉

飯糗茹草簞瓢食飲爲舜顔之樂幽羑里畏於匡不
爲文孔之憂子盍顔學此四聖焉傳之版築伊之耕
莘釣渭之呂飯牛之奚皆天之使困其身苦其志勤
其力而彼數子者安於所遇處之裕如卒受大任而
有爲焉吾爲吾子勉之噫觀今世人食不繼壟而
怨享八珍之奉衣不得布葛而怨御錦繡之袍慽慽
不能安其分心猿意馬紛騖於慾火蒸熾之中以至
鬢雪掀皓眼月向晦苦勞不知止謾使千金之軀卒
捐於憂苦愁惱之場豈不哀且惜哉人或顧身有慕
循物濟欲喪廉恥昧義理不思夫窮達得失禍福莫

非命也子無以是爲也處憂之道惟物我無間視吾身如無焉而聽天命之如何吾子勉乎哉因莞爾而笑鳴笳而去客追之莫及顚仆而覺乃夢也訪於余而言於余余惟其言近乎道遂識之如客之所道

金君榮鉉孝行說

夫孝是百行之冠冕衆善之器仗根於天而行於人固是當行底道理而人皆以異常爲貴曰鯉曰筍曰虎曰雉無是則若無孝焉惑之甚矣朱子編小學而於父子之倫舉日用常行最詳循之以上孝之道至矣今金君事親如志物之養愉惋之容溫凊之節動

合古人覲則衆美具備若校舉而言則非長於此而短於彼耶余故略之蔽一言事親之孝如君者其庶幾親年九十君亦七旬而人皆稱孝誠如一日其感人者如此感於物而有異應奚獨貴哉吾鄉之有此人先於吾鄉癃呻中力疾而書之如此云爾

書贈金卿禮 基讓○丁亥般春

洪原金君基讓卿禮甫思山朴公之高足也千里南爲款扉東岡偃余奔走學院罔克叙穩臨行請以仁說盖希仁其號也思山公之所命也余非仁者仁豈易言哉畧舉聖哲成訓而復之可乎仁有天地之仁

有聖賢之仁有衆人之仁有一事之仁比諸水東海之大瓶中之小其爲水一也雞雛穀種仁可觀也糖甘醋酸仁可知也泉源鏡明仁可驗也入井蒼黃牽牛觳觫皆備吾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故仁爲衆善之長百行之本孔門之教所以汲汲於求仁余觀於子而知其希仁而得仁乎危冠褒衣仁之貌也溫容雅儀仁之著也至論名言仁之文也恭敬寬和仁之實也子之仁既如是集之衆而守之久究極乎克復不違希賢希聖則希仁之事畢矣而庶無負息山公之鑿錫也念昔與息山周旋於鷺江

函丈之門歷歷如昨日事而轉眄之頃影隔前塵梧庭小園日暮春初俛仰嘘唏有不勝樑月之感今於卿禮之行不能無言言仁以贈之卿禮乎其欽念哉

書贈金君德符

龜齋秋夜與金君德符同宿德符與余講世者也每相對愛其資器敎好勸令爲學未知能聽受否乎而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爲人以之修齊治平盡在其中苟能立得其志高着眼目濶着地步有所成就焉則循之以上自有無限好消息德符乎其勉乎哉

書贈郭君東秀

郭君士彥與其咸東秀同來讀書于守東齋月已屢而歲云暮矣士彥因事先歸東秀繼將臨行余病不克爲文言以誦之曰百行備美始可謂修身百行之源顧不在孝乎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而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東秀乎彌勉其所已能而益究其所未能讀書明理孝友家政是其第一義諦歸學覺阮論吾言之出於愛好而不弛其用力焉則可庶幾矣風雪冰江戰兢自持亦行孝之端穩重焉

書贈徐仁奎 乙巳元月

勿以溫飽自安勿以才藝自恃勿爲流俗所奪勿爲

聲利所誘實心力行多讀古書人之爲人卽在乎是仁奎乎兢念哉

嶠省堡議 乙亥

我東以海左偏壤而山河形勢殽函之秦川蜀之漢在昔三國分治之日以一隅麗而抗隋唐百萬之師一何壯也以 本朝統一之勢土地人民三倍之於前而島夷猖獗束手坐困天驕桀傲區區講好此其故何哉當時在我之內修外攘得與不得未可知也而早使一二堅城控扼南北戢其喙牙則豈至狼噬三都鷄張八州如彼其極耶倭之爲患自羅麗已然

而在　我朝凡四五八寇矣壬辰之後　國家爲念
生民之苦後世之患間關媾約今且三百年恬然無
事者固倖矣而挽近時無然拚衅情跡叵測此其狃
佬舊習終難自化而亦洋夷之不得志於我而與彼
相合百計誘引者無怪其或然歟夷狄故態不可以
常理斷也爲今之計先有自修自強之可恃無虞然
後見免顚沛不後時然則兵甲犀利所可議也丁
軍簽括所可議也糧餉蓄積所可議也而最是議守
爲今日第一喫緊勝算向者用兵之法不過戰與守
耳先有退守之地乃可以進戰今之列郡諸城百方

修補無一可守守且無術遑可戰乎又況於不習之卒不教之民乎方且綢繆之策　廟算申勤海防邊禦處置多方然該諸文具之上邑邑皆備究其實用之間件件俱虛夫彼十年鍊兵千艘浮海欲窺人之國於萬里之外者其亦勁敵豈小小哉而迺偷怠因循苟幸目前之無事草草牽補畧畧句當乎猶然以冷談了之謂彼無能爲矣乎解衣包火張羅捕虎終不免虛踈之歸也明矣大抵兵可使百年不用而不可使一日無備既備之矣而亦不可使虛名而受實害也審如是則備之當如何議守而已守之當如何

山堡而已堅壁淸野是古守國之良策也圃隱鄭文忠公曰山城之修萬世之利自古帝王未有不資是而治西崖柳文忠公曰山城之利在古固然而至於今日尤不可不修此皆當時已驗之言也先事而備預患而防星羅碁置複屯相望互有輔車之勢依爲負隅之固則金城鐵壁爲幾重百關透得一關又有一關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雖百萬狡酋其何能爲山堡者在古之良法方今之急務何苦而不爲此哉措諸一國而便成金湯之固何憂乎倭何患乎洋

嶺南一道縱之有三大路而橫之爲三重關其鋪置

得當乃前人範圍善於守國者也夫此三大路皆入寇之敵必由之路而外是則千山萬峽無路闖入覬於壬辰可驗已壬辰倭自東萊分三路一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尚州一由長只機張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之豐津出聞慶與尚州軍合踰鳥嶺一由金海渡星州茂溪津歷知禮金山出永同所以防關之設有蔚晉之兵營東萊之水營固城之統營此三營者爲三路之第一關也漆谷而有架山星州而有禿用善山而有金烏此三城者爲三路之第二關也至于聞慶而大嶺極天衝鳥關之設此三路之第三關也復有前左中右後五鎭之列如獸首尾如鳥兩翼而監營中處如腹心之

選用茍得其人而善守焉則兆民有安堵之樂而
國家無南顧之憂向所謂前人範圍善於守國者此
也然而其或一處失守流賊闖肆則肘腋之患在所
當慮今以三路要害必守之地參以前人已行之蹟
已驗之言開錄于后用備忠智謀國之士按閱裁擇
焉三路中列郡要害可守之地五十餘條文多不能盡刊
右三大路要害必守之地特舉排列爲重重關防而
外他如齊陵之狹趙陘之險無處無之各隨其邑之
東西南北或設三四堡或一二堡地難得則或合於
隣邑堡勿以茍且姑息爲意專以牢固完實爲務可

也若使前乎壬丙而堡議早行么麼狡酋安能不旬日而直薄京城乎變申前令着實修堡則爲 國家萬世之利其有量哉愛君如慈父治國如治家則上而一命寸祿之士下而食土茹毛之民皆當急急焉應知所以自謀也

宋明以降中國邊備專賴民堡考之前史歷歷焉吾邦山堡之設非欲創自今時觀諸處山上皆有舊址石礧落相望其亦三國用兵時所始歟今擇其可修處修之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或沿路傍山處往往多土築舊址是亦想壬辰留屯處也倭人置城每於

獨山高處云今亦以彼技制彼可也
大抵公而山城私而民堡是爲戰守之長策往年戎
垣陳請寔出於守國衛民可保萬全之計而當時關
餙竟歸紙上空言爲軍國恨詎有旣乎民堡一成則
彼絶嚮導之路懸軍深入敢於生心乎民堡一成則
彼絶搶掠之計千里餽糧不已勞乎民堡一成則雖
疲癃殘疾婦女老弱之等擂石潑湯皆作滾戰之勁
卒據險阨塞盡爲禦侮之良將也官軍虧餞所賴者
民堡公糧見乏所賴者民堡堡豈可易之哉
今軍政有上中下三策第一均田出兵兵農相寓不須

畫井形只據地面量尺以周尺六尺爲一步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百畝爲一頃每一夫受田一頃而依法收稅四頃出一兵而三夫爲保經界一定則百度俱貞三政無弊此萬世帝王不拔之業也其次依今結法而每一夫永授一結之地四結之中一夫爲兵三夫爲保是亦兵農相寓之意也是亦均田例也若結布之例則民病尤有不勝言者最下查丁而行賂圖脫貪竊愈困然見今軍籍蕩然無備旣不能遽議於上中策則雖下計不得不行而此亦無如之何則設堡而已堡設而民無土崩瓦解之勢各守紀律完聚整頓然後徐發召募之令諭以親上之義其有不樂赴者乎括丁括粟都泯形跡而足食足

兵於斯足在矣更何有埋怨之可憂

或曰子有堅說而只及嶺南何也曰以耳目所逮也推以廣之何難乎一國乎且以有南釁也粤自丁卯有中國咨文中新聞紙之說（新聞紙云近來日本武備頗盛現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有攻朝鮮之志）及近日咨文中所言（云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長崎臺灣退後將從事高麗）雖未必盡屬可信亦不無根因向年倭差書契等事及近年米木之不受皆現然有跡明如指掌而我之弛備因循至於此極若使趙重峰先生在者必有痛迫剴切之言無虛日矣以目今光景雖有邊警縱有經天緯地之才龍韜虎略之士將何所折衝

而御禦侮哉龍鮀覆轍昭昭在前伊後綢繆若是其疎

虞賈生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謾筆 甲申

天地闢開萬物化生孰主張是曰理與氣也理氣是何物也陰陽五行氣也健順五常理也天地之先已有此理氣理主宰而氣造化之開天闢地爲陶鎔萬物之一大爐鞴是知四時迭運三光錯列風雨晝夜盈虛消長皆氣也而能使之然而有當然之則循軌而不差者理也理非別有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而爲氣之主理無形而氣有形理無爲而氣有爲理純

而氣雜理一而氣萬惟其有形有爲雜而萬而不齊所以善惡生焉惟其無形無爲純而一而无妄所以善善而已人於兩間稟五行之秀氣具五常之恒性循其性而由行之以理制氣至恰好極到底四正八當無過不及之中是之謂道參贊化育裁成輔相於是乎在矣是以主理道常主氣道變變道不常常道不變如老子言道德而淪於虛無佛氏說心性而入於寂滅楊墨學仁義而歸於無父無君自謂窮神知化而皆不足以開物成務者非從氣上推去而所見者左乎近日所謂西敎未知如何爲道而亦只是主

氣而差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地則窮髮之陲以世則破荒後時以人則好新傷巧以教則外於日用彝倫平常這道理其故試證言之夫天地爲物固無限量疑若無上下中邊之可言而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只就此現在世界上揣之天樞有南北之極日月有東西之運陰陽寒暑自有高近彼此之殊理勢然也故北南極海恒氷恒雪赤道之下熱氣蒸鑠陰幽之窟鬼魅所伏陽明之阿物瑞攸産中天地而處溫帶非謂我此中州乎開荒闢陋最先他土由來五千餘年之久五帝既繼天立極三王能相守一揆因天理

自然之妙循人事固有之則立其道而爲三綱五品措諸事而爲政令法度道與事合爲治之道於斯盡矣道固亘古不易事或隨時損益而道之所存事隨以舉外是道而徒區區於事爲之末則事不勝其弊故不以其道而徒事其事者得其治未之有也然則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師我堯舜三王之道幾何其不爲夷狄禽獸之歸也此吾道之所以爲吾道而所謂達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而不惑者旣然矣而彼坤維之倪尙屬濛羕羊胛地頭獜狉雜糅猙獰啓闢如泰西歐洲開國歷年未及三

千假使役其之人聰明性慧天不爾殊終是風氣局
圓悟解參差立道設教各任私智知之過而鶩於高
則傳會神怪各排門户同源異派名目不一至因分
教之故而干戈日滋殘殺不已詭誕之說已不與中
國聖人之道相合且其凡所事爲盡從氣機中做去
其弊也役於技藝之末窮極奇巧畢竟爲造化之賊
而促氣數之資耳其或幸而與聞於中國之道役已
傳襲其教習狃既久必將攙吾儒家說而緣飾其教
爲彌近亂眞之歸要不出佛家窠臼亦可怕也已
抑或有才智傑特脫然回頭以進於中國者乎而役

敎之來易吾道之往難何者天下無善治天下無眞儒異言利說盈世滔天至或謂彼善於此其孰能辨而不惑闢之廓如也有一事易見而易知者彼敎之衍果有救世濟衆之術則海洋各國已躋天堂極樂世界何事乎黷武何事於網利而互相覬覦專尚富強歐一世於貪黷之域古今天下以利爲國而其有能善其國者乎久安長治之良法美規決不當如是其亦氣數攸敗竟莫之爲也耶氣數如天之寒暑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人之裘葛有其具而易爲備則寒暑不能爲之病矣氣數有不足道也嗚呼自孔子

聖人旣不得位而行道則作春秋寓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而以尊中國攘夷狄爲第一義諦其繼往開來之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得其相傳之統若顔曾思孟程朱諸賢皆窮而在下不能以幸當世而寄空言於文字之間以推明其遺緖蓋非豪傑之人則因其言而得其道者蓋亦鮮矣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堯舜三王周孔相傳之道未曾一日行於天地間雜覇而雜夷寔至于今禍亂相尋世代相促乾坤長夜復陽無期而陽無可盡之日理豈終不能勝氣耶衛正闢異寔當今之急務也惟修明先王之道以三

綱五常爲扶持宇宙之棟樑禮樂法度爲修葺間架完成大庇天下一廣厦則天下萬國之良工鉅匠畢來取法而各成家計以幸萬世矣萬國公法顧不在玆乎件件條約出于彼成於我者凡幾何矣而未聞自我立一大題目以道行中國之道爲萬國公法第一義嗚乎其可唏也已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從以諗于吾林之同志者從理上求諸道莫從主氣邊便差了云爾

雜記

天道常運行而不息故品物咸遂若有暫時之息則

寒暑失其序陰陽失其位人奚獨不然是故君子學
自強不息死而後已

心本活物不省則必放故學者以存心爲主不學之
人閒居每多淫僻懶怠之心者內無省察之工外無
執業之專故也君子學以存心小人執業以存心

立志不以遠大則必歸流俗有遠大之志而無不息
之工則必歸空疎矣

人於立志勇進之時如健鬪兒臨敵對陣有死之心
無生之氣然後能濟得大事業若因循荏苒瞻前顧
後則能何事之可做是故心中有熱血之人能有大

勇能做大事業

思量太過之人無勇進之力無勇之人爲學爲業一無所成

心粗而無思量之人終能敗事也

人於憂患困苦中能處得其當不失其正是可謂學

以事物之紛撓愁苦不能爲學云者是不知學者

此心一定則雖有急遽之事坦坦然不失舉措

天下元無生而不善者也利害禍福計較忖度之間惡念生焉此念一動則於爲善日遠矣

人不恒其德萬事無成是故至誠不息不息則何事

不成
用心不二幽顯一致是乃所以善事天也
人於修身爲政常常省察點檢無謂已能而少或放
過也天下事失於疎漏者居多
人謂吾事已足則必將退步之漸也一步退則萬事
從此尾解可不懼哉
法士兢兢乎禮法之末故其失也拙達士揚揚乎禮
法之外故其失也蕩拙與蕩君子不由
見君子則知小人矣見小人則知君子矣奚以知君
子小人利與義之分而已

學所以學不足也一有自滿之心則已矣

學而不能變化氣質則是不學也

夫學之道無他正其心修其行以成其德然後措諸事業有其德而無其材不害爲君子有其材而無其德不可以爲君子是故治世貴德而後功亂世貴功而後德

賢者雖困窮無怨尤之心隨遇而安焉故處富貴亦無驕傲之失

微賤而富貴者鮮有不驕人者也

聽言足知其人之善惡君子終日言多道人之善處

長處小人終日言多道人之惡處短處聽者亦類是也

言辯而文傾動一座者必詳察之也

聖人之言固爲萬世之法然亦有有爲而發亦有因時而發其義不一而後生學者執一言以爲聖人之全體大義在是不察聖人本意之如何拘儒下士時有此等之弊雖似篤信聖人而反爲大道之害也

世俗新論者稱後世常思慕古昔故後世事業漸委靡不振此言過矣古人雖多而學必稱聖人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治不必三代而治必稱三代三代爲治

之極者也爲學爲治者捨此而更何標準哉
蠹無爪牙之利蚓無筋骨之堅能弊木穴土者其用
心也一故也人之爲學不患材之不足而患志之不
誠

至誠達

無恠乎民之日就於異敎也上無德政以齊之下無
美俗以規之且無恒產而安其生無知細民安得不
變其素性而趨於邪耶斯民也非禀性有異也勢使
之然也追原其情仁人君子所當哀矜而深憾也
人當非義之事此心必不安此良心也及其利害在

心屢次思量良心漸喪義理迷惑故心纔不安時便作力勇斷不爲彼私欲所牽引方得此心之正也

世人多使用客氣此氣也有百害而無一益況有此氣之人其心每多粗率者乎事事物物皆從精微中出來以若粗率不精之心能有爲於世乎

立功之心偏呉起殺妻而求將要君之心勝易牙殺子而食君蓋愛妻慈子人之常情要君立功之心偏勝有此非人情之變是故人之用心無爲偏勝也

吾儒之學心學也心不正焉雖學貫天人不可以謂學也故爲學者常治其心就其偏處而正之如酷吏

之勘獄極力細究無小爲寬貸也
過可以文之乎文之重過也人而無過是聖也下聖
人一等吾知其必無不過也過而自過是不過之道
也如其文之是重過也
君子不屑屑於生業者爲其養小而害大也故夫子
亦樊遲之問然人生不能龜腸而蟬腹則或忽於此
小者而反害及其大者亦有之人豈可以口體之養
小之而忽之哉士當勤於耕作能自食其力亦爲學
之一端事也
士終日空談不親事物非但於爲學有空疎之病失

業遊食之弊從此而或生焉

我東學者多優於自治而不足於治人人或托以爲學而不親事物甚非也學所以濟事也學而不施諸事爲則學安用哉儒者不觧事之說非無自而生焉

先賢嘗你宰有秋毫不犯府庫蕩竭之說此言誠不誣儒者有此失也君子但以己心度人之心安得不然自古君子爲小人之所欺者莫不失於寡而致其敗君子若早知時有古今人心隨變則小人安得以瞞之哉君子不察察之能知之也察而不知非君子

也

余嘗歎近世儒者有體而無用試思其故儒者學之於書驗之於心而不驗之於事驗之於身而不驗之於人驗之於古而不驗之於今故也人自非上智之資每從經驗而智益明

處家有道無吝於財無聽婦女無相計較而已

齊家之道和爲貴和生於愛愛生於厚反是家道必悖矣

人生日用賴財而生焉勤儉而有業則雖貧家可以保矣若怠於四業徒妄想虛僞則家必不保矣

夫婦勤業則家道興焉
男耕而女織夫和而妻順此天民之樂也
處於鄉有道老於吾者敬之幼於吾者愛之不以門
地自高不以贒能自矜樂道人之善而不言人之短
是處鄉之道也
最人所不堪處能處之泰然不失其本心是乃學問
之力也
事雖顚倒錯亂就其事而思之則莫不有當然之理
也當此之際必惺心靜慮則顚者倒者莫不各有條
理之曲當

治亂事如治亂絲不躁心不煩擾徐徐隨其緒而治之則莫不有就緒之道也

人之道其倫則五倫也其性則五性也古今人之所以爲人而不亂者此道也智者鶩高遠而失之過愚者流汚下而失之不及是故舍人道而自以爲道者非吾所謂道也

吾道人道也自男女居室始焉

老氏之玄虛佛氏之寂滅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爲我近世西敎之淺近妄誕各隨其智之高下而點位者也其言莫不自謂有理皆非人生平常底道理也其

言愈雖離道愈遠是故君子不以為道也
國家將亡政令多門天下將亡道術分裂
聖人不言道而道自在衆人不由道而道自在蓋至
理所在人不得以顯晦也
聖人之則天推本道之原也衆人之法聖道之規範
在是也
農人學以務積粟工人學以成器用商人學以通貨
財君子學以明道德道德無形積粟器用貨財則民
生日用而不可乏者也然則人將曰役農工商是有
益於民生所謂君子靡粟而已將焉用哉噫此不思

之甚也世有千金之子失家而呼寒萬乘之君失國而乞命者其故何也無道無義敗亡自至是故匹夫不知道德則其家必亡國君不由道德則其國必亡道德之於世人豈可小之哉故小人勞力以成其業君子勞心以成其德德以濟民業以養民士農工商相須而賴焉

退溪善言學栗谷善言理沙溪善言禮尤菴善言義至此吾東方學問始備也

國朝士林屢經士禍故於時政得失儒者少不關涉及丙子以後抱道之士尤以帝秦為恥無意世路但

講明先王之道以傳後世故我東先輩於學問上皆彬彬焉而於經濟上未有可述焉
以學問兼王佐之材惟栗谷先生而已
自宋以後及我朝道德之說屈行今以後功利之說將遍於天下矣追究其竟則其禍將不知止於何境尚德之末弊猶尚如此况功利乎從此蒼生其不寧矣乎吁其將奈何
天下有道君子見焉天下無道君子隱焉非爲就利而避害也無道而見焉身且不恤世安得以濟哉
學校之政實行則人材養鄉約之法實行則風俗正

社倉之規實行則民免飢荒之憂考課之令實行則國政治
良法美規何國無之國有治亂者行與不行也
文具政治之賊也
三粹以後無善治者時君世主以私欲間之故也
堯舜以一身濟萬民故其心光明蕩平萬民咸仰愛之如父母時君世主以萬民濟吾一家故其心憂苦多疑萬民怨懟甚則竟至仇讎之視究其源頭則公私之分而已
廣濟蒼生何樂如之而彼偏私一身者抑獨何心

吾東方自新羅始通中國時則乃唐朝文弊之時也其學問與政治一無可觀而所謂學問乃文章之末技也政治則亂亡之餘習也自羅及麗治受其害至我 朝一洗此風道學庶不失正然至於政治動稱三代而皆歸文具之末竟委靡莫振此千古志士之所恨者也

周末去聖未遠已有文弊況數千百載之下乎學者當專心於實地上用工無爲虛文之所縻可也

我國家五百年用人皆從科文詩賦中取用所謂詩與賦於治國經邦之事有何一半分之益乎五百年

來一未有議及變通之者何也此唐宋餘弊至於千百年之久者也一不善學其爲習如此可不懼哉

我朝軍制依唐制寓兵於農其法可謂善矣然於南恥北辱一未得其力竟至無武之境此非制之不善也乃爲政者之失也

募兵此非我　朝正制而乃臨急不得已之事也此難爲長策若就此整齊之則寓兵於四民用徵兵法可也

我朝稅法乃夏之貢法也其初磨鍊尤輕於十一然及其弊也無名雜稅月加歲增竟至十四五之境民

不聊生蓋民者國之本也而四民中農民尤爲國本
於此寛力是爲培國脉也
井田之制猝難行於今日則限民名田此最宜講明
者也蓋土地者人民所共有之物而富連阡陌貧無
立錐豈爲政之理乎令全國之民雖富無過百斗地
又嚴禁賣土於外邦之人則全國之田自可以均矣
田均則貧民雖貧庶無溝壑之患此亦猝難行者也
先定富民半分之法然後土價庶可以休矣而田始
均分矣
農是民命也近年旱亢如此而公私一無講求救旱

之策誠足寒心自公先修治堤洑又講究水車之制使農民無至終年勤苦而有號飢之患也
我朝法律用明律而比明寬緩有別然尚有過中之失蓋當罪而不赦是乃正法近世刑罰不明人民無復忌憚國安得而治哉
國初及中葉查戶之法甚嚴此國政之所必先務而近來戶口一未有見實者國有漏戶閒丁則政治可知
農工商是民生之業也此而不旺財源渴故明於治國者於此必注意焉三業興則民饒民饒則國治

民食足然後敎以化之則其從也易

官職濫設是民之賊也

刑法以罰惡官爵以賞善此治國之權柄也近來官爵之濫無有紀極名器之褻如此善何足以勸之哉

夫賞罰不明國不可以爲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辭湯廟詩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能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此臨民者所詠味也

賢也故爲卿大夫不賢也故爲庶民庶民之子賢焉而爲卿大夫卿大夫之子不賢焉而爲卿大夫事理之

倒喪如是則其國未有不危者也
尚閥之俗究其原則自世祿中出來然世祿之意豈
如是乎
我朝國初嫡庶之分甚不太過自東西班不叙庶孽
之後習俗待庶孽無有倫理父而不子其子子而不
父其父嫡之於庶分則有之而倫理則自若也何至
視之若奴僕也哉人材之良元無貴賤之別國家用
人何嘗以庶孽而不叙東西班此皆過於失中也
貪祿苟進之弊以國家言之則賞罰不明之致也以
一人言之則從不勵廉恥中出焉

黨論之弊久矣究其根因則出於一兩人仕路之爭也而其末流之弊擧國幷受其害有一言可以喚惺者夫子不云乎君子不黨

上古則求福於神中古則求福於佛近世則求福於墓此皆一代俗尚而君子求福不回只行可福之事而已

方今宇內萬國以力相尚故於戰爭殺人之器精益求精一砲之發萬命成灰靜以思之則人民之慼未有此時若也兵器之利未有此時若也此後千百載天地盡爲血腥世界億萬蒼生浩刼在前頭濊念及

此不覺寒心此亦天地間一大氣數也奈何西洋物理之學益精醫學亦隨以精進今有剖死人而視五臟此雖曰以生道剖死人何妨此心尋從剁竇中出來者也充類以去則有人將相食之禍矣可不懼哉

彼人理學從形而下求之吾人理學從形而上求之故其理字雖同一而全不相合吾東理字性字彼人夢想所不到醫家之言心儒家之言心自有不同與此一般耳

彼人非但不識理與性且不識義理為何物也

彼人不識道德爲何物夫人而不講道德則與禽獸無異古人所以貴華賤夷豈他也哉

功利之說行則義理之學不明矣義理不明則天地其將晦冥人類其將禽獸矣世之不學沒識之輩驚心於新異之說眩目於器械之精一朝喪心必欲盡棄先聖之遺法一從彼人未開之陋習然後爲快噫此乃所謂氣數也歟

天下有道以義爲利天下無道以利爲利利者人所共爭爭而其有不亂亾者乎

彼島夷之狡猾不下白人吾邦不安之漸已於江華

條約權輿矣

古者舟車作而九州通焉堯舜因其通而德被四表今之瀛車瀛船出而六洲通焉生乎此後者有大德焉則六洲來焉矣

天下道同天下文同天下言同天下法同天下曆同其將有日矣夫

聖人立教論道皆從眞實無妄中出來故其言光明正大佛與西教以天堂地獄之說誣天惑人彼最初立敎之人謂眞若有天堂地獄則其愚昧有不足論若曰姑爲此禍福之說以爲愚民勸善懲惡之道則

其志可尚而其立教之法不其詐乎欲以教人而豈可以誣人乎哉聖人心法不如是矣

西教以事天爲主其說固無不可而其所謂天所謂事天何若是褻也彼元不識理焉能談天哉

衆萬之生咸原於天不待智者而知之彼推本其說儼然排布一世界於天上上帝總察此世界人物之一善一惡有若人君之南面而聽政然也於是做一天堂使處善人做一地獄使處惡人噫天其如是昭昭然矣乎

彼常以謂人死靈魂不滅登諸天堂盖血肉之身爲

氣氣之精爲靈矣肉身滅則氣隨以散氣散而靈安得不散哉故人死之後其氣也如火滅煙消

爲厲以後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之輩先泊中外無知婦孺失勢阿附之徒爲倀於前以至蔓延於一世中國則被毒尤甚漸及我邦敗風俗壞綱常誠爲寒心

東洋文籍八西土者不少而彼人好新之心特性存焉彼中高明之人將漸覺其敎之非也歟

彼人傳敎者不遠八九萬里海陸之險而孤寄他國哉無據之說以誘人人多影從死無所惜而於父母

之國其心已變噫惟我儒教之人豈不惕然爲懼思所以更張振作之道哉吾黨之士慮不及此爲之奈何

官學院十規 ○丁亥三月

一立志當高占地步不墮落流俗坑坎自棄自畫之念不可毫髮萌諸胷次至於毁譽榮辱利害禍福一切不動心奮拔策勵必要做第一等無上極好底人

二禔躬飭行爲士子茶飯道理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當以九容四勿書諸座隅常目警省洗舊來新爲進步向上階梯

三忠孝百行之冠冕萬事之楨幹做人而不先此道做人不得觀人而不先此行觀人不得須知移孝為忠忠孝一致底道理敦篤乎行仁由義以至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誠大丈夫矣乎

四整衣冠尊瞻視亦持敬之一端自夙興至夜寐衣帶必飭容儀凝重

五讀書所以開心明目擇於道理也沉潛涵泳翫索咀嚼如高艤大艑順風張帆如猛將用兵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推勘到底然後方有意思長長地新

六士之為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苟無素

具其術有難當咼下手㓜而學之學此道也壯而行之行此道也其規模範圍先自吾方寸間間架充擴去

一朋友交際以道義爲期相觀以善相輔以仁其爲道頗不重歟而拍肩執袂侮慢戲謔交道所以喪也從今以往威儀相攝語言相敬用作交友之義諦

一出入起居自有常度而此地逼側城市熱鬧一跬步尤當致愼茶肆酒帘本不染跡而至於官府爲院儒者一次候謁之外更勿投武可也得罪於灣臺貽玷於偃室是所兢兢龎公之不入城府管寧之木榻

膝穿豈非可法耶

九夫指引者師之功也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沒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此吕本中之言也有足相勉并以揭示

十凡十條相與勉戒持守矣以爲一生節度有或入院修飭出院放倒二其心而三其德則其何有對人之顔乎靦然而不知愧乎是在諸君欽念哉

大邱各面學規節目 丁亥二月

一各面擇年德俱卲文行該萃者一員以爲訓長而面內如之可堪人合數三面而定一員

二儒生擇本面士民子弟才質聰明年十五以上至二十餘歲不拘定數修成學案而不係學案者不許赴舉成案後一件置本面講所一件置官學院

三每月季該面訓長及諸生齊會講所後訓長坐堂之北壁諸生分東西序立于庭相揖以次揖讓而升北向序立拜訓長訓長答揖分座開講罷座時亦如之

四開講時使善讀者一人詣書卓前跪抗聲讀白鹿洞規呂氏鄉約諸生皆肅聽

五諸生如有無故不參者一一點考三犯削案停舉

如有實故呈單于講所

六七書中自願一書臨講而抽三節問義錄其起止及通畧祖不以計畫考其勤慢

七夏月科製時文亦相試藝

八四季望各面抜其優等者一二人赴官學院應講抜其優而以擬官學院儒生抄選

九今此面講之設非專爲讀書而已欲其敎行孝悌成就學業以培養人材之意也此在訓長敎導勸奬之如何各自勉勵無或暴棄

十諸生中容辭擧止不端飭無向善之志者隨其輕

重施罰黜案不齒士類

十一官學院赴講時各自齎粮

十二三十四面官學院應講不能同日府七面季月十五日觧四面十六日守七面十七日河西面十八日花八坊十九日爲四面二十日以此排日

鄉約條規 癸巳三月

一各其一面有面約一里有里約五家有統約統聽於里里聽於面面聽於都約所而其勸懲償罰惟在官約中條規有朱子增損呂氏鄉約一一遵行無違二面里之徒應文具不爲實行者自都約所操束而

有不如約者枚擧報官嚴繩

三條約之後有所違犯者受贖嚴懲不操束之該面里諸任同爲懲罰

四講會一事與約會並行如鄕射之兼鄕飮不可偏廢

五都約所置約正二員講長二員直月二員司貨一員每面置約正一員講長一員直月二員各里有里正一員各置五家統長

洛東精舍約規 壬寅六月

我東以儒立國邇來五百餘年敎化之隆媲美三粹

挽近氣數攸斁天地純坤一線微陽之潛養於東埦
者無望七日之復可勝慨菀精舍之設非以江山魚
鳥之趣直爲講明義理作成人材爲需世善俗之圖
凡我同約之人孰非此心此樂舍於是乎成不可無
規約約倣朱夫子增損呂氏鄉約規依栗谷先生學
校模範而其本文揭之堂壁用備觀省復以餘意更
著約規各七條列于左

講規

一山長無論約中約外別擇年德俱卲望重矜式之
負任久責成而有不獲已改圖前任自代儒所重任

肩次輪選恬不知愧此鄉俗弊風函丈之席非人人可據不可以粗解文字遽議也

二直月二人別擇衆望所歸一年交遞而精舍凡事屬之主幹

三選約中年十五至三十儀容端正志氣卓然者幾人（隨財力定數）恒居精舍限以三年成藝而後始議遞選而目今財力不敷有難遽議姑爲一年兩次春秋季月講會爲定

四雖約外之人有願就此肄業者聽之

五諸生工課以五經（詩書易禮記春秋）五書（論孟庸學小學）著述以

六文 表策疑論記律 講會時依自願面試

六夫講學者將欲開心益德施諸事業非爲專事出入於四寸間者如算數治術一切經世濟物之策皆畱心理會

七扶正斥邪是當今急務此意常存諸胷中而元氣實則外邪不入正學興則異言無自而行此必然之理也勿耘人之田而致力於自己之農則豈無有秋之望耶

堂約

一人之爲人不拘氏族惟在其人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此吾儒法門如天地之於萬物生成之功何擇弘纖巨細耶有大心衆生底意可以濟得事矣同約諸賢無或屑屑於他而先從自家身好洗心嚮善無一毫自欺欺人之弊幸孰大焉

二人或容貌辭氣見有奮勵修飭外樣又或博覽強記言論風致動傾一座而及其用意叵測行已無狀者比比焉究厥病根專由於心地不正志氣不高向善不實故也此等人便是優孟之衣冠曹交之十尺彼將何顏立於吾林誰肯與之同列哉其各惕念焉

三與人同善天下之至樂豈有人已之間然哉雖約

外人有不善實心開諭與之同歸於善可也彼苟善矣則是爲天下得一善人也今吾同約數百員以此爲心則爲天下得善人豈其少哉凡我同約諸賢其各勉旃

四凡宅心處事一出於公共底道理不容纖毫私意此最喫緊吾儒家計今此精舍成於同善之意則是公共物也如淸風明月天地間自在物件古今所同得天下所共樂若喫做孰爲主孰爲賓不幾於自私之惑耶朱先生有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眞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係

究性也誦之不覺竦然兢惕諸賢其照亮焉

五勝地不常良法弊生只關數運非人智力所可豫算而然造化之權在人斡旋之如何冬裘夏葛豫備其具寒暑不爲病此理明甚

六張公藝九世同居不過一忍字今以千百其人一同其約不無含忍之意行於其間然公相容過非切偲之道同約之人不遵約束何同約之足貴責之規之期於自新循之以上有無限好消息

七非應講人則恐不可空然往來約會時自家不可則代以子孫弟侄可也

大峁徐氏義庄約 癸酉

一范文正公置常稔田爲義庄以恤宗族之貧者此大峁徐氏義庄之所由倣也凡我同宗務相敦睦父詔其子兄勗其弟恤貧濟窮一乃心力俾圖永遠

二義庄之設亶出於述先啓後收族保宗之懿規也舉一宗在世者不得不汲汲題而不可以張大其事則槻冠而字之者另記于冊錫名曰徐氏義庄題名記

三宗中有早孤而至貧無依婚娶過時者助以五百文有父母而貧者助三百文

四宗中有死而無主喪殯葬不能以時者助以五百文有貧而不能營葬者助三百文

五助婚助葬若是些略者以庄財之不贍也會俟庄廣而財裕酌量益之

六別選有司三人以一二三定名而視譜式稍有不同勿論行列尊卑年齒長少勿爭座位每年互換次第視事

七每年正月別以一紙列書一二三有司之名輪示宗中老少以存謹慎負或少忽

八有司非官銜不可以限年遞易非要任毋懷以私

事巧避是無述先啓後之心者也

九有司旣立不可以使他人掌記簿而管貨財凡屬施予出入之事專責宗中公議三有司同爲停當一年會計而每於來年正月開錄其出入多少輪示宗中老少使瞭然知去年出入之數焉

十財旣不贍用當戒濫每於發用之際三有司會一有司宅斟酌撙節俾圖裕財

十一義庄會日宗中長者五人少者二人及三有司齊會而無過酒三行飯蔬共一盤勿之有濫費

十二用餘之財買田以廣之其新買之田宗中更勿

耕作待秋収穫三有司處置公正切勿有加減虧欠自取用私之謗

十二秋収時或有斗升歛徴愆期者移買移作嚴立科條

十三庄約旣成宗中老少如有違誤者不可以少者而重繩之不可以老者而輕糾之一槩論罰不齒宗中而規箴之際務持公平

十四大卯徐氏有二望一祖版圖公一祖少尹公文獻散佚不知少尹版圖之籍屬親疎而槩知其爲同宗則無疑矣故判書友齋閔公諱意淳少尹公之裔也

其以道伯而莅之凡吾宗事靡不舉揚大有功德於吾宗者後之人不可不知也例封祭需以寓尊慕之私

十五義庄刱始多有苟且之事未免草畧之歸俟庄財贍足而再行潤色

梅山先生經禮說凡例

一經禮儒門之不可闕一者爲後人齊功並修之資就全書中選輯類編爲十九卷合以名篇如尢菴經禮問答焉

二經禮往復之際或有非定論而故相說難以叩其

至當之歸此是問難之體然也覽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三禮說有湖本四冊而未及廣考全書與嶺本小有詳略九百三十餘條兩本所同三百九十餘條湖本所闕補其闕略俾完成書蓋爲師門效誠自無異同故也因商確於先生嗣孫禮說凡例一從湖本見成規例而至若編次之不得不移及各條下姓名或有錯誤處略加改正焉

四近齋先生集答先生禮問多至數卷而先生本集一無見載者止是問目故耶問目刪略不堪移寫只

取數條用補此書之欠焉

五諸條之可互相參考者目錄中添書其目而曰見某條

六凡例條件可著於此者已在湖本中故移寫於左用備覽省

送甲孫放榜 甲午春

道上或遇官行先避道左或遇馬牛駄及負卜人先避讓路無或相迫若遇生疎人無或作伴嚴飭下人無或與人相詰與人語無論何狀人必敬對渡江有風切不可犯無或以人渡輕先入舟退宿過

店渡江宜早無風晩則有風觀風勢進退吾行入京歩行甚便詳探鄕人所留處留焉而切勿出入如有不得已出入必同人無或獨行肅拜詣　闕時乘轎子勿率趍從於　闕門外下轎入　闕揷白牌於懷中於　殿庭行拜禮仍上　殿行曲拜禮詣　御床前奏職姓名仍下　殿其進退之時無失禮節也入　殿庭則自然愛君之心油然而生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